

布老虎



BULAOHU SANWEN 春之卷

散文

张锐锋/算术题

铁凝/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

冷冰川/札记簿 于坚/图解五题

张承志/三种知识 王跃文/老家旧事

李辉/黄永玉:永远的故乡情结

残雪/读《神曲·炼狱篇》



春风文艺出版社

布老虎 散文

BULAOHU SANWEN

春之卷



主 编：韩忠良 祝勇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韩忠良 祝 勇 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老虎散文·春之卷/韩忠良, 祝勇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1

ISBN 7-5313-2497-0

I. 布... II. ①韩... ②祝...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6949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1—10 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施凌飞

责任校对: 白光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傲慢与偏见** 宙斯的情人/王开林 /1
- 文本实验** 算术题/张锐锋 /6
公案/简宁 /43
- 视觉手记** 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铁凝 /46
札记簿/冷冰川 /68
仲夏夜之梦/陈丹青 /71
关于行为,我们知道些什么/翟永明 /74
- 生活场景** 图解五题/于坚 /81
利刃的语言/格致 /88
- 思想空间** 三种知识/张承志 /95
绳索问题/梁小斌 /99
人与门/张远山 /103
- 记忆刻度** 老家旧事/王跃文 /110
皮球为什么会跳得那么高/苏庄 /120
干葵/周蓬桦 /140
九二年在海口/潘军 /145
- 回乡偶书** 勺园花木/舒芜 /150

- 黄永玉:永远的故乡情结/李辉 /156
- 城市指纹** 回望北京/刘心武 /163
街道:一只船/叶舟 /181
- 身体密码** 牙/周晓枫 /191
舌/萧春雷 /194
- 隐蔽观察** 放屁研究/周泽雄 /200
轮回之所/方希 /203
- 风声在耳** 波浪说/庞培 /206
南方/黑陶 /211
- 读书看碟** 《审判》/止庵 /221
- 女人书** 杜拉斯:爱情·语录·
暴力倾向/洁尘 /227
- 阅读经验** 读《神曲·炼狱篇》/残雪 /233
伟大的外行/崔卫平 /247
- 纽约短筒** 怎样上畅销书榜/董鼎山 /255
- 编余琐记** 祝勇 /257

宙斯的情人

王开林

写下这个题目，我立刻觉到几分滑稽。试问宙斯是谁？如今这样精细的数字化时代还有几人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是身居奥林匹斯圣山、君临三界的头号主宰，是 No. 1。这位神帮老大偏偏具有多汁多味的人性，到处播撒风流种子。上界美女多半是他的女儿，下界美女则难以逃脱老汉的惦记。民间谚语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谁若是有幸（其实是不幸）被宙斯盯上了，必定迟早要失身。人间那些称孤道寡的帝王，雄风未必有过人之处，色心却永不停摆，即使国库里老鼠天天打架，也要建造巍峨壮丽的后宫，锁闭三千粉黛。他们用池水养鱼的笨法子囤集性资源，只可能将美女养得慵懶无聊、苍白无力和寂寞无趣，难怪王昭君出了边塞，宁肯年年岁岁吹苦寒风，看大漠月，听胡琴泣，胼手胝足，茹毛饮血，也不再怀念汉家宫阙。宙斯显然比那些弱智的人间帝王更聪明，他用湖水养鱼法、江水养鱼法和海水养鱼法积蓄性资源，美女自然充满活力。

古希腊“戏剧之父”阿里斯托芬曾宣称：人类最初可分为三种类型，他们均有双倍的脸庞、肢体和器官，异性体的合成为雄与雌，同性体的合成则分别为雌与雌或雄与雄。直到有一天，宙斯忍受不了人类的傲慢无礼和狂妄自大，将他们全部一分为二，使之各奔东西。从此，人类便开始了寻找另一半自我的艰辛历程，世间也就有了卿卿我我恩恩怨怨缠缠绵绵生生死死的异性恋和同性恋。宙斯是游戏规则的

制定者，但他决不受规则的限制，他的权力和法力大到无边，万物皆备于我，天下女子莫非王妾，几桩风流过失又算得了什么？

在古希腊哲人眼中，宙斯是不折不扣的纵欲狂。柏拉图在《理想国》卷二中假借苏格拉底之口将那位神帮老大着实嘲谑了一顿，他如此调侃宙斯：“当神和人们都睡着时，(宙斯)还不去睡，在定他的计划，可是色欲一动，就把什么都忘到了脑后，看见赫拉，不肯等到回卧房，就要在当时当地与她交合，说他从来没有现在那样热烈的兴致，就连他和她从前瞒着父母第一次偷情时也还比不上。”似这般不畏神谴的做派——用夸张的口吻和笔墨放肆打趣神帮老大，在古希腊百无禁忌的思想界、知识界早已蔚然成风，难怪苏格拉底宁死也要捍卫言论和信仰的自由。若放在时刻须为尊者讳的中国社会，由大哲人、大学问家出面描绘一幅玉皇大帝床第行乐图，简直不可想象。也正因为如此，在种种传统的话本和戏剧中，昏暴的玉皇大帝毫无人味，一点也不可亲。

天后赫拉虽有永不衰老的美貌，也很风骚，可是仍然无法满足宙斯超强的欲望，她注定要做闺中怨妇，经常独守空房，紧抱醋缸当酒缸，将河东狮吼视为日常功课。她恼怒起来，时不时会给宙斯的好事添加一些比芥末更辛辣的“作料”，让他难以下咽。宙斯风流案中的四大女主角分别是伊娥(Io)、达那厄(Danae)、丽达(Lede)和欧罗巴(Europa)，神帮老大的一夕偷欢总让情人倒霉透顶。

先看伊娥。她是一位可爱的公主，国王伊那得斯的女儿，纯洁、善良、美丽，这已足够使她不幸成为宙斯的欲网中可怜的“猎物”。神帮老大以雄辩的口气对她说：“没有人类配爱你，你只适宜于做万神之王的新妇！”当赫拉察觉到蛛丝马迹，要对宙斯与伊娥大泼酸醋时，惧内的神帮老大赶紧将少女幻变成一头小母牛。赫拉佯装不知，向宙斯强索这头小母牛作为礼物，然后派百眼怪兽阿勾斯严加看守。宙斯倒也不慌，他叫来多才多艺多谋多智的乖儿子赫耳墨斯，命令他从百眼怪兽眼皮底下救出伊娥。赫耳墨斯用他这支绪任克斯牧笛吹奏出美妙的催眠曲，终于使阿勾斯渐次闭上了一百只眼睛。赫拉仍不肯饶过伊娥，又放出大队牛虻，将可怜的少女折磨得死去活来。宙斯见

状，立刻在赫拉面前发誓：他愿放弃对伊娥的爱情，只要她能恢复人形，不再受苦。这当然是一句真实的谎言。伊娥后来在尼罗河边为宙斯生下儿子厄帕福斯，彻底惹怒了天后，火冒三丈的赫拉使出阴招，派人偷走她的爱子，伊娥又经历了多年的漂泊和苦苦寻觅，才得母子团圆。

身为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王，宙斯的想像力居然贫弱得令人吃惊，上回他情急之下将伊娥变成一头小母牛，险些坏了好事，这次他追求阿格诺耳国王的掌上明珠欧罗巴，表现仍好不到哪儿去。他牢记上次的教训，索性委屈自己，变成了一头温驯的公牛。笨法子有时也真济事，他这招“俯首甘为孺子牛”果然赢得欧罗巴的喜爱和信任。她骑上牛背，即等于误上贼船，宙斯驮着这位美丽的少女发足狂奔，渡过了好几条大河和海洋，最终登上一片陌生的大陆，这时早已花容失色的欧罗巴才发现那头疯跑如飞的公牛不再是公牛，而是一位玉树临风的天神，在这人迹罕至的荒野，宙斯勾一勾手指头便得到了她的娇娘。结局如何？依旧是千篇一律的始乱终弃。爱神阿佛洛狄特（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和她的儿子小爱神厄洛斯（即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见惯了宙斯的这套老把戏，出于好心，便到下界来安慰凄苦的欧罗巴：“你命定要做不可征服的宙斯的人间之妻。你的名字是不朽的，因为从此以后，收容你的这块大陆将被称为‘欧罗巴’。”欧洲的得名竟与宙斯的风流旧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真教人啼笑皆非。

奥地利画家克利斯特有一幅以描绘肉欲而著称的油画，名为《金雨》。这幅画取材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阿格斯国王得到神示，他的外孙将是其性命终结者，他感到恐惧，便将惟一的公主达那厄幽禁在古塔中，派卫兵严加看管，原以为只要她终身不嫁，就不会产下祸根。这事被宙斯知道了，他乐得搅局，捡个现成的便宜。于是，这位神帮老大化为金雨跟酣睡的公主在梦中偷欢。日后，达那厄生下了英雄儿子帕尔修斯，蛇发女怪墨杜莎（谁看她一眼，就会变成化石）的头颅就是被他一剑砍下的。这次偷欢，宙斯的技巧大为提高，连心细如发、眼尖似针的赫拉也被他瞒过了，真不简单。但他开坏了这个头，

从此人世间的男子嫌求爱太烦难，乐得拿出大把大把的金钱去换取芝麻开门的秘咒，“金雨”便成为了最具讽刺意味的典故之一，充分暴露出男人的无情。

在宙斯的四大情侣派对中，丽达无疑是最有名的一位。宙斯为了能一亲这位仙女的芳泽，化身为天鹅去取悦于她。丽达受孕后，生下两位“红颜祸水”——克吕泰墨斯特拉和海伦，她们分别嫁给了迈锡尼国王阿迦门农和他的弟弟墨涅拉俄斯。希腊第一美人海伦婚后不安于室，受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勾引而私奔，后果不堪想象，一场特洛伊战争十年未解，希腊全境兵连祸结。克吕泰墨斯特拉则因奸情败露谋害了远征归来的亲夫阿迦门农，酿成人间惨剧。宙斯的偷情经历最浪漫者莫过于此，天鹅很高贵，丽达也很美，后代诗人看了个雪样分明，拿起笔来，灵感源源不绝。爱尔兰诗人叶芝(1865—1939)的名诗《丽达与天鹅》(裘小龙译)总共三节，前二节描写丽达与天鹅的结合，充满了天才的绮思，值得在此一录：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蹊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间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芯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宙斯的爱欲是不可抗拒的，情人的幸福或不幸在他眼里不值一晒。伊俄、丽达等绝色美女愿意(多半是稀里糊涂)献身，除了宙斯法身伟岸，有天然的吸引力，还说明了另一个愈证愈明的道理：“权力是最烈性的春药。”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是万神之王，是天地间的绝对主宰，试想，那些弱女子又哪有胆量推开他强行塞来的“毛茸茸

的光荣”？

专制帝王的欲望太容易满足了，有时并不比喝一杯白开水更难，由于缺少一波三折的过程，体验的美感和快感必然不为减色。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位赫拉那样动不动醋劲大发的妻子，给丈夫的偷情活动设置重重路障，使百米散步一变而为百米跨栏，未必不是宙斯的福气。这位饱暖思淫欲的万神之王现在是否已经失业？在互联网上化名为“宙斯”的家伙显然也在寻找同样的艳遇，但他们只是一群缺斤少两的跳蚤，可怜复可笑。宙斯高踞于奥林匹斯山上，傲视人寰，都懒得与这些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斤斤计较。只不知他的下个目标是谁，在丽达之后还要增加多长一串名单？对于这一点，恐怕连宙斯本人也是心中无数的吧。

“做宙斯的情人远不如做缪斯的情人那样能得善果。”对于这句话，许多人肯定会产生共鸣。宙斯有什么好？只不过是匹夫之雄，在神界、人间和冥府横行霸道，仗着手握生杀予夺的极权而处处撒野，对妻子不忠诚，视情人为玩物，其所谓不可冒渎的尊严中透露出来的尽是淫邪的消息。做宙斯的情人，要是自愿，无异于飞蛾扑火，要是被迫，即可谓在劫难逃，实在妙不到哪儿去。做缪斯的情人就不同了，这九姐妹是宙斯与记忆女神所生的女儿，各个聪明美丽而善良，司掌文艺和科学，谁若能得到她们其中一人的青睐，顶不济也可以头戴桂冠，做一位高傲的诗人。《时间简史》的作者斯蒂芬·霍金残而不废，缪斯肯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并非不可思议，因为九姐妹更看重智慧，爱心决不会投错地址。相比而言，她们的老爹则未免显得太虚荣太浅薄太弱智，他不愿也不能以德服人，以情动人，只知以貌取人。

算 术 题

张锐锋

序 曲 一

粗糙的木柱，支撑着倾斜的、四边形单面泥皮屋顶，简单的、细碎的木格状窗户上，糊着厚厚的粗麻纸……一棵高大的老榆树上，悬挂着一口铸铁大钟，在上课和下课时都要敲响。每当到那一时刻，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就会神秘地等待在树下，腰里别着一个双铃马蹄表。他低下头，不安地低头看着表盘上的指针，然后以缓慢的动作解下绕在树上的用来敲钟的绳子……这一切，仿佛是一个放大的、出自西洋的能工巧匠之手的报时装置，它是趣味和精确性的完美结合。

我很难忘掉我们的乡村学校，它那里的无数日子，已经凝结为一个铁块，压在了其他日子的上面，短小而沉重。我时时能够感到它的存在，感到它的力量。我记得那里的许多细节，包括学校的正方形大院里两个角上栽着的枣树，石头井口旁边倾斜地放着的敞口水缸，以及井口上立着的轱辘和它的被磨细了的摇柄……我心脏跳动的声音里已经含有他们的声音，我的呼吸里也有着它们的呼吸。到了夏天的时候，许多毛毛虫从榆树上顺着一根透明的细丝线悬吊在空中纳凉，又使它们被微风吹得晃晃悠悠，就像坐在秋千上一样。

它们干扰了我们的视线、经常挡住我们进出教室的路径。它们的充满诗意的生活和我们的苦恼形成对比，在教室里，我们可能正在为

一道算术题发愁。设立未知数 x ，建立方程式，运用各种公式……一个抽象的世界将我们牢牢地控制了。为了得到一个正确的方程、一个合乎题意的解，孩子们趴在有着几道裂缝的木桌上皱起眉头、苦苦思索。老师一直在教室里走动，他的冷漠的表情不断转向另一个方向，就像作业本上的算术题一样变化莫测。纸和笔之间摩擦的沙沙声……好像发生在另一个时空里。

实际上，算术使我们获得快乐，那种经历种种艰难之后突然的灵光闪现，那种从复杂的迷宫里挣脱的快意，获得那惟一的解之后升腾起来的幸福，数字和方程式曾经填充了童年时代的时光，使我们的作业本上的空格里有了实在的内容。它让我们不断地发现了能够解答的事物，正是那些算术题里秘密设置的障碍，让我们感到了智力的力量。一个个未知数里，都有自己的影子，我们殚思竭虑地捕捉的不过是一个已经存在的自己。

有一次，我在一只过去的箱子里找到了一本书。这一木箱的表面已经蒙上了尘土，铁锁已经生锈。里面究竟有我的什么？我开始对过去的事物发生好奇。时间流逝得好快啊，好像一切已经被洗涤干净了。

我小心翼翼地找到锁钥，插到锁孔里，轻轻地旋转，那沉闷的“嘭”的一声，就像从远处、很远的远处传来的。这一声，带着时间的余震，我感到自己被摇撼、被一种外在的强力推了一下。木箱笨重的盖子打开了，里面的一切让人失望，箱子里根本没有一点金灿灿的东西，没有阿里巴巴的珠宝，也没有电影里经常出现的、被人争夺的寻宝图，只有一些过时的书籍，一些破破烂烂的儿时的作业本。这是一个秋天，突然从西方沿着城市高大的楼顶刮来的风，将窗外的两棵树上的许多叶子吹到半空。黄色的、脆质的叶片像羽毛一样撒开，一直飞到我的回忆里——漫长的回忆、浩淼的回忆，它们一页又一页地翻开。

一本书。一本算术课本，一本卷了角的作业本，我轻轻地翻开。

序 曲 二

很像是博尔赫斯的沙之书，它们拥有无限数的页码，我看不完它们。我看到了从前，我的确在从前生活过，我做过作业，我还算过那么多的算术题。那时，我究竟计算了些什么？我又算出了什么？现在看来，我曾经算过的，并非我真正要计算的，我所得出的结果，也并非真正的结果。比如说我按照老师的讲解把不合题意的解舍去，这就是一种幼稚的错误。我得出了两种答案，又为什么必须舍去其中的一个？

而且，事情不可能计算出来，可以计算的东西太少了。我还记得我们做算术题的时候，总是托着腮想啊想，对那些深埋在文字背后的意义进行猜测，以找到一种求解的途径。途径肯定不是一条，就像歧路亡羊的寓言那样，我们消失在一条又一条岔路上。

一个农人在春天撒了多少种子，在秋天又掉在地里多少？一个牧羊人一天走了多少路，一条河里有多少个波浪？我们只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却不可能运用方程式。世界从来强调的是误差而不是精确的结果，这就是算术背离生活的原因，也是我们迷恋算术的原因——有时我们希望走到生活之外、走得越远越好。

往事不曾消逝，它一直在喧哗。像窗外的落叶那样喧哗，像这个城市的道路、广场上的嘈杂，秋风一直在吹着，它把过去残留的热气全都吹到冬天的冰雪里，吹到时间以远。石板上曾经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数字，它证明我们作业本上的公式和得数不是一次找到，然而为了写下另一些内容，我们必须将它一次又一次擦掉。最后，过程被丢掉了，留下了以整齐的铅笔字填充的作业本。

在我的旁边就是一面窗子，它的木格已经发黑。不知什么时候，窗纸破了，正好露出一个小小的洞，它给了我向外窥视的诱惑。我经常能够从这里伸出视线，捕捉到面积不大的事物。一次，一只红嘴鸦落在了老榆树上，它沙哑地叫了几声就沉默了，两个树杈上的树叶正好遮住了它的眼睛。我只是看到从树叶中伸出一个红色的尖尖的嘴巴，猜测着它的忧伤。还有一次，一只蜻蜓轻盈地飞到了被那个窗洞

扩大了视野里，我看到了它绝美的飞翔姿态，一个又一个突然改变飞行方向画出的折线，它的灵巧和速度，它的哧——哧——哧——的击翅声，它的透明的四个薄翼振动着，似乎都显示了算术一样的精确性，可我仍然难以判断它究竟是以什么方法飞行的。多少年之后，我看到了法国作家列那尔的《自然记事》，他这样描绘：从小河这边飞到那边，它总要在清水里浸一浸它那红肿的眼睛。它轻轻发出一点爆裂声，仿佛带电飞行。

实际上，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在小河边，也在野地里的水洼上面。可是，我透过窗洞的观察却不是那样，只有它的飞行姿态让人神往。一会儿，那一破窗洞里出现了一只眼睛，四周布满皱纹——算术老师从外面向教室里窥视，他经常这样偷偷地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那只眼睛把我吓坏了，它果断、有力地切断了我的视线，一只飘动的蜻蜓被一只可怕的眼睛替代了。我的算术作业本上只有一个算式，我还没有算出得数。当时的慌乱可想而知，只有胡乱地在作业本上写上自己也不知从哪里获得的数字，我知道这是错误的，正确的答案不在这里。

现在，我可以从飞翔的蜻蜓那里得出结论：我们所演算的一切，上帝已经演算过了，我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无数次的验证。

算 术 题

我们想一想自己曾经学过的东西吧。我打开自己曾经使用过的作业本和算术课本。时光的力量已经渗透在纸页中，它们已经失去了纯白的质地和光泽。我知道，时间总是有用意的，它施加力量必有所图，它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位哲学家说，短秤稳约地暗示出绝对之物。我想，我曾一次次算过的得数里必定含有关于世界的寓言，它们一直在时光里窥视着我们，就像那个破窗洞里突然出现的眼睛一样。

题 1

流速

某帆船顺流而下，每小时行 19 里，逆流而行，每小时行 5 里，问流速划速各多少？

这是一个流速问题。我当初是怎样做这个题的？记忆将一些具体的情景过滤掉了，整个过程已经是一片空白。然而，解题的步骤还放在那时的作业本上。事情就是这样被光阴筛选的：它把不必要的东西扔掉。重要的是，这个题涉及几样要素——帆船、时间、距离和一条河流的流速。它们的背后都隐藏着人的力量，最后的谜底在于，人的手里操纵着双桨。

船是物质的，但它是时间的信物，只不过它一直漂流在波浪上。在中国的道德中，逆水行舟和随波逐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人从这两种选择中决出价值和意义。随波逐流显然是一种最省力的方式，在相同的划速里可以走得更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聪明者的抉择。逆水行舟则显得愚笨、不明智和不合时宜，但是，它更需要勇气。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计算早就藏在我们的心底，它的得数却未必是惟一的。

因为这一切条件都是为目标而设，关键是我们的目标是在上游，还是在下游。这将决定我们的行船方向——其中含有人性中的高贵和卑劣。我在儿童时代，曾在田野里的水渠里模拟过船在河流里的景象。我和别的孩子们一起，将一个蚂蚱捆绑在一片树叶上，然后将它放到水面上。我们用树枝划着水，掀起了层层波浪。我想，在树叶上的蚂蚱看来，一定是遇到了惊涛骇浪，它上面颠簸着，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它只知道事情是突然发生的，却不知道事情的原因。它看清了树叶上的每一条脉络，也许看到了那条船的边沿，却不可能知道在它的上方，存在着一个主宰，一个孩子仅仅由于自己的兴趣而把

它放到了波涛里。

本来它应该生活在草丛里，以它长长的、弯曲的后腿，经常改变跳跃的方向，呼吸着野草的叶子上环绕的芳香，让早晨的露水打湿自己的触须。然而它却被莫名其妙地绑架了，这就是一个蚂蚱的命运。孩子们对世界的仿造，乃是在浓缩着人的未来。

当然，我们也以纸来折叠自己想象中的帆船，但它易于坍塌、沉没。这让我想到从前的一个故事：在黄河里，一直满载草捆的船由于失去平衡而倾覆，船上的人们抱着草捆漂浮在水面上，渐渐地，河水浸泡了的草捆越来越沉，压倒了水的浮力。岸上的人们看着他们缓缓地没到了水面以下……在滚滚波涛里，谁也没有拯救他们的力量。

事情就是这样，不论朝哪个方向行船，都有着极大的危险。我们仍以最大的力量来计算时间、距离、流速、划速、船的位置，只要有几个条件是已知的，就能通过运算得到其余的未知。前面的那道关于流速和划速、逆水行舟和随波逐流的算术题是这样解答的：

设流速每小时 X 里，划速每小时 Y 里

$$Y + X = 19$$

$$Y - X = 5$$

$$\text{得 } X = 7 \quad Y = 12$$

答：流速每小时 7 里，划速每小时 12 里。

结果已经出现了。它使世界得到了化简，然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不能化简的，这就是算术的结论不能概括生活的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划速和流速的相加大于划速和流速的相减，这是庸俗实用主义者的哲学结论。

题 2

搬运

货物 385 斤，用 5 牛 14 马搬运，或 8 牛 7 马搬运，都能一次运完，问每马每牛所能运的重量各多少？

一位西方的数学家雅可比固执地认为：上帝是算术学家。就像柏拉图固守上帝是几何学家的想法一样——从人的角度看去，万物都有自己的用处，也有自己的限度。

马和牛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性格。我们都对骏马的洒脱飘逸充满神往，它代表着青春、力量、速度的美。历史上众多的英雄豪杰都与马紧密相连，因而，神骏就成为英雄的象征。远在公元前十世纪前后的中国周代，人们已经将马作为天行健的人世见证，汉代的项王更是名驹腾骧，剑光飘忽，纵横驰骋于万军之间。

公元前五百年左右。整个世界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一系列不朽的事件出现了……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可能性，古波斯琐罗亚斯德看到了世界两种对立的本质、黑暗和火的搏斗、善与恶的较量，捕捉到了道德斗争的焦点。在巴勒斯坦，以利亚、以赛亚等一批先知冉冉升起，古希腊则更是圣贤涌现，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他们的名字像天上的群星闪耀，照亮了人间的道路，使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们从他们的思想中辨认着自己。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期能够展开如此广阔的空间？浩淼的天穹究竟向地上投射了怎样神秘的能量？一位欧洲哲学家对这一突然出现的时代——历史文化的同一性——作出了迄今为止最精深、最激动人心的假设：马，马的魅力、价值使我们的世界发生变化。